

# 守望乡愁的栖居地

——读刘亮程《在荒野》

□徐升

“心地才是最远的荒地,很少有人一辈子种好它。”《在荒野》一书中,作家刘亮程以质朴而有味的笔触,书写着对故土数十年如一日的深情守望。旷野、黄沙梁、人迹罕至的小村庄……旁人眼中荒芜的存在,却是刘亮程丰富富足的精神家园。他关心这里的一草一木、一虫一鸟,全身心感受着冬夜里一捆柴火带来的温暖与踏实,野地上一片麦子即将成熟时的欣喜与焦急。

人在荒野上独处的时刻,是最能洞察乡愁如何滋长的时刻。作者曾在年轻时独自前往远离村庄的野地看守麦垛,在旷野上独居的十九天让他对生命的来处和归途有了更深刻的体悟。面对夜晚一阵不可捉摸的狂风时,面对远方一棵枯死后又突然长出许多新枝叶的老胡杨树时,面对小径上一头饥肠辘辘的野狼时,他第一次体会到纯粹的孤独与恐惧。因此他猛然惊觉,人们之所以眷恋着故土,是因为脚下的大地和人的诞生、爱恨、病痛、衰老与死亡紧密相连,当人们失去在乡

土中生活的痕迹,失去与故人的联系,乡愁也就不可避免地趋于虚无。

人在荒野上漫步的时刻,是最能感知万物本真状态的时刻。在原野上独居的日子里,作者以赤子般的好奇与虔诚,最大限度地融入自然,关心平日不曾留意的种种事物。他沿着窄窄的土路前行,一探野兔如何奔波、进食、休憩;在麦地南边的绿草地上陷入满足的睡眠,享受这丝因灌溉水流越轨而偶然萌发的生机;将自己的笑声加入一片野花忍俊不禁的盛放,观察蚂蚁、蜉蝣和老鼠的生活日常和年底的收成。荒野所容纳的生命博大、自由且顽强,为他未来离乡后的漂泊旅途提供了恒久的心灵能量。

人在荒野上生活的时刻,是最能留下生命独特印记的时刻。这些印记构成了具象化的乡愁与回忆。譬如炊烟,在刘亮程笔下,炊烟是村庄的根,它的形态恰如村里人际关系的“晴雨表”。村里有两户人家,原先关系好时,连炊烟也情意绵绵地缠绕在一起;后来有了矛盾,火暴脾气的一方干脆挪了自家烟囱的位置,两家的炊烟也因此而“老死不相往来”,从

此各飘一边,泾渭分明。五花八门的炊烟映照出独特的生活习惯;烧梭梭柴是软软的黑烟,风一吹就趴倒;烧梭梭柴是硬实的青烟,在风中兀自直冲天际;倘若烧盐蒿子,则是一股呛人的黄烟……炊烟袅袅,看似易散,实则是人在荒野上留下的有力痕迹。这一条特殊的脐带,人们通过它将自己和天地连接在一起,源源不断地汲取着生长于斯的力量。

“我熟悉你褐黄深厚的壤土,略带碱味的水和干燥温暖的空气,熟悉你天空的每一朵云、夜夜挂在头顶的那几颗星星……我的故土母亲啊,当我在生命的远方消失,我没有别的地方去,只有回到你这里——我没有天堂,只有故土。”作者用朴素且充满诗意的文字,完成了对荒野的深情告白,触动了所有怀揣乡愁的人们心底那根共通的琴弦。

无数个村庄在时间的洪流中淹没,无数种乡音在岁月的大风中飘逝。刘亮程徘徊在通向荒野的小道上,拾起一块又一块饱经风霜的记忆之石,搭起一座守望乡愁的庇护所。我们在他笔下的旷野中跋涉,期待有一天也能到达属于自己的心灵家园。

## 精品图书推荐



《何以中华:一百件文物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》  
中国民族博物馆编,郑茜主编  
四川民族出版社



《向苍穹:中国天文发展三部曲》  
章剑华著  
江苏人民出版社



《和平长江》  
徐春林著  
长江出版社



《流风回雪:六朝名士的庙堂与山林》  
李磊著  
上海人民出版社

## 澄怀悟道

□邵玉田

日前,收到何素成先生一本新书:《舒卷我心·何素成历代名帖临摹长卷集》。

书中的法帖涉及秦、汉、魏、晋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等朝代四十余位古代书法家的作品,篆、隶、楷、行、草五体皆有,蔚为大观。每卷都有当代书法名家题词,中国书法院管峻院长题写书名,南京大学艺术学院艺术中心主任黄正明教授,以《察笔墨于幽微》为题作序并高度评价:“此集为何素成先生的心血之作集成,六十八件临帖作品从选到临摹完成,耗时耗力,不断打磨,才有了今天厚重的体量,才有了让我们眼前一亮的振奋。”

何先生选择六十八件历代名帖临摹,犹如在庐山“群峰”中赏玩品味。然而,欣赏书法,并不止于文字符号的视觉层面,还有对“生理与精神层面皆具足完备的鲜活生命征象”进行感受。甚或,我们可以延伸至探寻书法意境的美感特质,通过修习书法“修心养性”——

在沉浸于笔墨的同时,让心灵获得滋养和成长。

子曰,仁者乐山,智者乐水。何先生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,选择学习研究中国书法,遨游书海,与古为徒,心摹手追,自得其乐。短短几年,不仅在书法理论研究上很有心得,且在临帖实践中收获颇丰。

尤其,何先生在历代名帖中,驻足漫游,给我的感觉,有点像“竹林七贤”,融入山水,澄怀悟道。

“澄怀”就是去除污垢,洗涤心灵,这样人的精神就会很爽朗,达到“畅神”;而“观道”“悟道”,就是感悟自然之道。

书法是情感表现艺术——“达其情性,形其哀乐”。

书法和诗歌一样,都是有诸内而形诸外——“情动形言,取会风骚之意;阳舒阴惨,本乎天地之心”。这就是何先生说的“天赋加勤奋,是历代书法大家攀登高峰的必备条件”。

书法创作和音乐绘画一样,都来源于生活——“岂惟驻想流波,将啾啾之奏;驰神睢涣,方思藻绘之文”;书法的形式来源于内心,饱含情感——“书之为妙,近取诸身。假令运用未周,尚工于秘奥;而波澜之际,已发发于灵台”。所以,何先生以为:“深厚学养和崇高境界,是历代书法大家创新的生命核能。”

书法的笔墨可以无穷变化,臻于无限——“熔铸虫篆,陶均草隶。体五材之并用,仪形不极;象八音之迭起,会意无穷”;书法要跟上时代——“淳醅一迁,质文三变,驰骋沿革,物理常然。贵能古不乖时,今不同弊”。从字内精微,到字外磅礴;从个性化笔墨语言到“庄雅严重,美于观望”的审美追求。何先生觉得:“独特艺术个性的彰显,是历代书法大家傲立峰巅的显著标志。”

“楷正”除了指汉字“体”和“势”等外在的气象法度端严宏大以外,还包括通过笔墨点画、线条章法表现出来的“严正、纯粹的格调”以及大胸襟、大气魄。何先生将其视为:“书法理论的创新和积淀,是引领书法大家探索险峰的不竭动力。”

崇山峻岭,壁立千仞,大河奔腾,一泻千里,是一种天地壮阔宏大的美。

而玲珑剔透,精致细巧,姿态万千,是一种浓缩了大自然万千气象的美,一种见微知著,以小见大的美。

尽精微而致广大也。

何先生将自己临帖,看成是人生中的一大探寻通向高峰之路的实践,历代书法大家的艺术人生给了他有益的、不可多得的启示:学习永远不晚,学书法亦如此;学书法必须坚持走正道,临帖,临帖,再临帖;力戒功利之心,传承经典,弘扬国粹,修身养性,陶冶情操;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,在学习和思考中,在思考中创新,在创新中发展。

## 回望处看见过往的自己

□管国颂

我的好友刘善冬最近出了本《情由心生》文集,这是他继《情结生辉》《情满人生》《情注雅韵》《情空漫步》四本书之后又一部以“情”定调的新作。

“情”文化,在中国乃至世界都属于雅俗共赏的文化。一个人、一部文学作品可以缺什么,但绝对不能缺“情”。情由心生,以情启文,这是中国文化的传统,也是一代又一代文人的情怀寄托。

刘善冬这本《情由心生》文集,不单是回望过往的自己,更是在回望曾经的岁月,留有深远的时代印记。《情由心生》依然保持了他写身边人写身边事的即兴写作风格,于动的生活状态中捕捉闪亮的一瞬,以字为墨,用情用心,为我们诗意勾勒出一幅幅鲜活生动的生活画卷。透过繁杂的云烟和形形色色境遇的纷扰,积淀生活的真谛,于是,《情由心生》的文字,便鲜活生动地传递出作者对生活的挖掘,飘扬起作者思想的旗帜。“冬与春的交融,历经风霜雪雨。又到烟花纷飞时,以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,革故鼎新,勇毅前行。(随时)像纷飞的烟花那样,一路高歌,一路奋进,一路风景……”深刻的体会,让读者从一篇篇美文的字里行间,

感受到作者对家园、亲人、生活的挚爱和深情。

《情由心生》凡文多篇,其中有作者对母亲的追思。文中写道:“怀念起已去世的母亲。母亲生前坐了四年多的轮椅,如今空落孤存。睹物思人,我泪眼婆娑,痛彻心扉”。也有对父亲“高大的身影、洪亮的嗓音、满头的白发、深度的镜片、空落的轮椅、远去的背影”的深情回忆。他在写岳父母时,用“半子情缘”为题,表达深情怀念。当然,一路走来,作者也对妻子报以十二分的感念:“贤德之妻,你是上天派来的使者。你仙女般走进我的生活,成为我心中的女神。感谢上天的眷顾,让我从此与你不离不弃,相濡以沫,偕老白头。”

《花路》,“路边,樱桃两花相挽,装点粉红的世界,多情又浪漫。忽来一阵春风,把那叶儿旋起,飘落在路上,翩翩起舞,留下一路芬芳。飘落的叶片,就像快乐的孩儿,一蹦一跳,悦耳动听,如灵动的画笔,错落有致,欢呼雀跃的身段,一团团、一串串,携手向前,笑对未来,扮了路容,多了快乐。”路,本是固态的,而一旦到了作者笔下,则有了五彩的缤纷。生活本身是无语的,所以生情,所以波澜起伏,纯粹是我们各自观察的视角不同和人生体悟不同罢了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作者对于他的经历、走过的人生之路,无疑是充满感恩

的。在情感上,他感恩所有的亲情:“如今,我们兄弟姐妹都已步入老年之列。这次在哥哥和姐夫带领下,一起组团旅游,浓浓亲情日益加深。在渝期间,三哥一家热情接待,让我们非常感动。旅途间,家人们围坐一起,涮渝火锅,品武汉热干面,特色美食与当地人的热情,饱食又赏心。出行时,大家相互关心、团结协作,幸福一家人的感受愈发浓厚。”不仅如此,他还常常进行深层次的思考:“四百三夜的游船旅途,让我十分开心。在二三百人的游客中,绝大多数是六七十岁,甚至有八十多岁拄拐杖、坐轮椅的老年人。他们大多由儿女陪伴,孝亲之举精神可嘉。他们人虽老,但精神矍铄,拍照、视频、抖音兴趣盎然。由此我想到,老年旅游市场方兴未艾,配套政策和服务应紧紧跟上。”感性上升至理性,行文立意的高度便被赋予了时代感和责任感。“文以载道”,是中国文人的传统,融情很重要,但能够在融情的同时又融于义融于道,这样一个转身,必须要有一个历练甚至是脱胎换骨的过程。

刘善冬书中的作品,题材广泛,情感丰富。他用文学语言,畅叙亲情、友情、爱情,宣传传统文化,弘扬国粹京剧,缅怀英烈,赞美英雄,字里行间,体现浓浓的家国情怀。

## 最是挚情醇似酒

□张大勇

收到《戴冰散文随笔选》一书后,我选择安静的时光段,来阅读品尝。集中的不少作品,在《文学报》《散文百家》发表,我是先睹为快;没曾读过的作品,倒是一见“亲切”。旧作新作,我是反复开卷,倒不是我有“韦编三绝”的读功,而是觉得这本作品集,像一坛陈年老窖,度数高、酱香型,需要细细品味。这本作品集给我的总体感觉是,最是挚情醇似酒。

我有幸与戴老师在《阜宁报》社共事八年,同事们都尊敬地称他为“戴老师”。他虽然是“教育版”的责编,但是科班出身(中文专业),后在阜宁中学任语文老师被借用到报社,他文字功力和文学素养在同事中是拔尖的,腹笥又丰厚,给人一种“辽阔”与“醇厚”感。

戴冰老师的散文似是“老派散文”,其实不然,我认为他的散文作品是“老派散文”,守正又创新,中规又松弛,亲切、和煦、温润、敦厚。他文字少煽情,少虚饰。作者的情感和带入作品中的感情,有若干种,我以为戴老师的关于亲情、友情、乡情和师生情等情感中,无不以“挚爱”为硬核和统领的。倘若说某些人的情感作品属于“浓情似酒”的话,那么,他的真情深情之作就是“醇正似酒”。

20年前,亲情写作,有一种到处流泪、随便哽咽的凄惨感觉,作者总是写得自己好像

痛不欲生,感发、抒情和宣泄,过假过虚,不像在写作,而是在演戏。但戴冰老师写祖父祖母、妻儿、远房大奶奶等,尤为注重真情实感,没有矫揉造作,没有强挤泪腺,他的情感至爱,是“经川里河水的浸润,弥漫着对家人、乡亲、先贤的似水柔情,又情深似海”。在第二辑“心痕梦影”中,我读他的获奖之作《妈妈,我想对您说》时,双眼湿润;读他的感人之作《为岳父洗澡》,一些细节令我含泪而笑;读他的代表之作《顾颉刚的恸哭》,一些场合我也身在其中,必然更引起“痛彻肺腑”之共鸣,并为他浮想联翩而击掌称妙。而这些作品都是“切口小”“在生命和生活的裂隙处见到光亮”,具有“发于幽微,致其广大”的艺术张力和感染力。

“行走写作”早年才有起始初景,后一发不可收,引起文坛关注,一时成为散文作家、作者竞相为之的路径,并且成为热象。A抄写景点介绍,B复述传说故事,C记录导游所说,一点儿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情感,借造序人左元先生所说,戴老师“竭力避开单纯的景点介绍,而着重写自己内心的感受、独到的发现和思考。”之于行走文学的写作,在全国散文写作研讨会上,林非老师对行走散文“照抄景点介绍”“写得像说明书”深恶痛绝,他倡导的正是戴冰老师笔下的游历与纪行。他的行走文学作品收录在第三辑“雪泥鸿爪”,其中《第

一次爬山》的感悟,《好一个“牯牛降”》的感怀,《好一个苏北的“沙家浜”》的感发和《对,这就是北京》的感佩,具有很强的思辨性、知识性和创造性,具有“辽阔壮美”之意味,气场,具有“临风把盏”之悠然。个中有较强的审美鉴赏能力,这与左元先生在他家“遇见”的维纳斯塑像,一沓沓《文学报》,有着“草蛇灰线”的关系。

乡情不泯,赤子情怀,又是戴冰老师散文随笔作品的一大特色和特质。作品集中第一辑“故乡风情”和第五辑“文苑杂谈”中的作品,与家乡紧紧地相拥,一往情深,乡恋缱绻。“故乡风情”写的是过往回忆、归去来兮,多为乡愁所萦,也有乡梓吟唱、风俗里情,我特别喜欢他的《老街寻梦》和《故乡人物记》,前者有人文情怀,有独到的发现、新颖的表达;后者犹如相册,乡人面目各异,却异常亲切、和煦、温润,令人过目不忘。戴冰老师对家乡倾注一片挚情,在讴歌家乡变化发展的篇章中得到展现,更为故土阜宁创办中国散文之乡作出大量的、积极的奉献,以自己的才华与挚爱撰文推介家乡文学创作事业。《苏北老区打造“散文之乡”》《中国散文之乡的领队和他的团队》《阜宁:散文创作凸显地域特色》等均出自他手,在业内外引起热烈的反响,可谓是一片冰心在玉壶,有热度、有厚度、有深度,令人感动感激,又肃然起敬。

